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公墓

誌銘

蜀自紹興議和大棄陜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黄牛而階成和鳳遂為西南劇閙禧三年叛將以四州事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沂公極

力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弛嘉定十年冬金遂大舉攻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敵擣河池抄梁鳳秦三泉制置司退守劒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蜀之險盡為敵所覘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久亦稱疾去會金元相持累歲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名淮東帥臣鄭損超除四川制置使專屬以疆事一日元人乘虛大入損懼捐四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

休僊人三關自沔還利朝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吾鄉郭公正孫通判全州日當金人大入東取上津西斷梁洋公以餉所督餫間道馳使稱貸于京湖制置使趙彦仁方面諭豪民富商傾財募士寇遂遁去與郡守游勉之九功訖全孤城知長寧軍未朞歲崔正子請於朝移知文州會敵入邊迫階文軍潰入竟公擒捕寘之法民皆安堵詔進一官回任在郡四年擢知嘉定府兼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

常平未幾為真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兼提舉秦茶馬蓋公自安康却敵以來威名著乎西南命下僉謂分閫得人公以本生母憂辭不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事公素負才畧有經世志每覩國家故事至胡丞公力爭和尚原而鄭亨仲承秦檜風旨割以遺金輒撫几慨歎又謂無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皂郊諸關不可保五州至是受任漢中首以修大散諸關告諸制置使然邊未有警議格不行三

年十一月韃自寶雞趨鳳集如升虛邑公之言始信元兵去鳳公又言彼必再來宜亟命沔將以重兵扼馬嶺制帥報曰沔將豈可跬步去七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憮然曰誰為是謀者誤矣且七方深處腹内汗漫無險畀時彼自西入則備西可矣今彼攻京兆鬬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入必矣馬嶺為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以逆挫之彼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逼七方五州地數百里已與彼共之矣時有謂彼必

西鄉者故公言不用明年三月敵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攻而力爭馬嶺田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敵衆數萬血戰三日夜矢盡援絶遂死之敵既踰險乃鼓行而西馳騖平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元人之寇鳳也遺書置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畧曰數年以來彼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一有如諜報假途擣汴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貸舍是三者則本朝交隣自

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俟奏報雖然議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飭將練兵以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制帥懼拂和議指公為異論四年正月元人又至則徑屬他官往武休議和事甚祕公弗及知元又出嫚書索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蘸巴爾罕諸人徘徊興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攻出没自如制帥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詣鳳翔兵帥所回報而督漢中

趣辦牛羊酒以犒元師邊民扼腕切齒公歎曰餒久戍之卒以啗方張之兵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名西和天水凡並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門則蹙地已數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入骨髓則鋤耰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翫兵縱敵使得氣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帥滋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束手待斃矣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隔芽大散關

岔入彼所驅中原民投户號拜有願為我用者公謂用
師既誤若招納歸附以擕其衆實制變之大機脱又不
納必反為彼導即言之制帥且請事定之後分處邊疆
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謀諸將亦
陰給資糧以候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失望於是元
人因歸附之衆據守近境三關之外民為兵困四月癸
未破鳳遂長驅東鄉時大將久屯武休公為言武休險
絶且重兵在焉彼決不自此入彼不右闖石頂原則左

攻擣子關若陽明日落黄竹苟谷一處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衆無所用之顧乃懵不加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夘彼果以輕師綴武休而自陽明黄竹趨迫興元梁洋義士先已分戍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畧㕘盡其將呼延棫亦分戍石項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諜報元人謀趨米倉山寨屬丘子正親校張諒等請曰事勢至此若掐訌潰扼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也公亦慮元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

棫俾鳩忠順餘軍以俱癸巳遇元人于沙窩我師三戰
三却死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為動
甲午元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
宜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
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為之流涕六
月庚午余同産兄高南叔某自洋州拔將帥師還定漢
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孤黄中自巴山跣護以歸
又明年余返自南遷哭之殯所且俾商祝陳詞曰嗚呼

自棄捐邊關延引敵師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
委責而閱牆鬩室矣金繒頻獻屢為人誒而堂皇四闢
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黿玉毀
於篋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
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散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
養禍於八年已丞危於一日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
之遑卹矣自靖自獻雖為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
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祝辭至此其孤黃中泣之慟踊

而言曰是深知先人者祝誦終篇黄中愀然曰不得公
一言以葬其孤即殁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
既與而先人言矣黄中曰盍為我申叙而銘之予竊惟
念去年初夏以書抵靖曰比冬彼既以和款我今春又
以書來誘我乎漢中制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彼多
術變制帥未為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之名以
没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心予曷敢不言字輿
祖系出唐汾陽王六世祖扆自安仁徙臨卭曾王考畋

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贈左通

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闕

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黄中與其子久傳而已幼孫
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潼川府
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爔次迪功郎
胡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胡者存孫女三人其存
者一長孫壻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薛桂公初該嘉定
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寅中今為迪功郎監四川總
領所大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心喪再該紹定三年明堂
恩官兄子寬中黄中將以紹定六年十月癸酉奉公之

喪葬于臨卭縣白水里之東岡與張宜人同兆旣謁銘於予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敘而銘曰

西南之禍信亦有繇牆藩隙壞敵師是招金繒賂遺兵端是挑伍乘弗整戎器弗皷彼惘然者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夕朝公興受敗力支翹翹乃設地險乃絶貨邀誨諄聽藐以我言訞一策不試致啓氛嚚循義盡分公心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椒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誌銘

紹定四年秋予蒙恩歸自靖道荆州之沙市鎮胡譆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年十一月甲申墓在澤山之原昔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弟子員事先生先生之典校南宮也譆又以諸生被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授予壙記一通則兄森所為也記曰先君諱挺字伯清某州某縣人少有立志從遊皆聞人尚友必勝已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人曰吾鄉自厲仲亨於仲山學於京師過江來無聞焉結廬澤山聚辯於

斯躬帥其子弟罔晝夜作輟慶元五年升名于大司成後十有六年嚞繼之又六年從父弟焱繼之又六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年舉于鄉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君末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俄感末疾詔森等曰外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等苟能精義迪彝以不悖厥衷吾歿無憾時嚞尉處之遂昌筮日將車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年九月某甲子年六十有二先君柔直惠和孝友任睦書

曾氏問有餘一章寘坐右日省以事其親親疾不脫帶左右嘗藥致喪以禮忌日必哀遇事肯綮善劈析鄉有竭作禮荒之議則就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曾祖考諱仁善祖考諱資淵考諱作乂妣某氏記不載妣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轟嚞女二適於堯知忠翊郎陳履泰孫七子讀之愾然曰自蔡京更太學法歲鍛日鍊惟以鉤章棘句為工仁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詁義疏之書且不暇攻矧

能立其大者予嘗尸厥官惕然如不容今觀胡生食太學之禄者三十年不梏於時之惘不瘁於身之窮不惎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亦庶幾君子之曰終始予不能銘諸旅瑣之憧憧矗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邛書用識之庶有以誌其馬鬣之封歸自靖之明年月建維亥營室方中識此者誰史臣了翁是為銘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習於浮夸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姑以譁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務廣則有司所未喻愽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以大慚則大好為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予以劒南幕府較士于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於漢中舉唐入閤本末為問其間乃有愽贍宏麗者予異而拔之則丹稜史孟傳守道也既聞其叔父君承名坤柔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予始内交焉又九年大比有司以左右史沿革策

士有謂二史不當隷兩省又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歷實録玉牒聖政寳訓等書凡皆經歴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也又九年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抵捂辯晰不遺有司愕曰是敢與公羊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為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習苟以譁衆攫榮者不惟淺之待人亦薄乎

處已矣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
卒實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年四十有八詔附劉渭
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
夘葬於墓頤山壽鄉丑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還
厥子廉壁過予泣曰父殁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惟吾
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殁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窆願有
以寵綏之嗚呼孟傳非予銘誰宜史氏自臨邛府君灝
始入蜀占名數丹稜八傳至克恭自榮州軍事判官攝

本縣令禦賊于蟠鼇峽以死嘉泰間錫廟襃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談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範夙成年十四以能文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据詳博詞辯雄放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畢異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為詩曰但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

此豈苟於言者其後學日肆名日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云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為平生交予名為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荆湖北路刑獄使者楊公熹予後守漢守眉持節潼遂又與之俱始識後谿劉公光祖鴈湖李公壁皆恨相得之晚李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字屢試輒奇有欲為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為我謝夫君吾寧黜不是之為也取同郡季氏生一子即廉

壁嘗與賔薦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田廬予之予為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禮畧十卷書畧十卷詩畧十卷廣編二百卷雜抄五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藁未竟也孟傳為人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貧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年猶一日也所謂博聞强識而遜篤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

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茸顯瘵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匪折伊奇謂天簡賢我不敢知胡瓌爾緼靡一日施如馬斯齊旋控其馳地沕有巳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予同年進士令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吶將以紹定六年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氏於彭州堋口鎮僊居鄉

庚山之原先事以其婭壻戸部分差利州糧料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資中徙昌元曾大父説大父師中父鐸母杜氏吾婦十嵗喪母克自凖繩凡女工酒漿之事罔不畢誠吾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吳曦以蜀叛鄉民將伺時斂攘吾為之捐私財料丁壯以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閬奉母出三峽乞荆襄之師借用楊

氏之甲撲逆焰而後可以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衆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為屏息吾抵夔曦以愛將禄禧扼瞿唐俄報曦授首禧懼將北走以遺我患吾擕其肘腋戮禧而拊其衆厥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冤者猶坐免所居官居數年元攻漢中鏖潭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俾貳制閫吾受命若恫瘝之臨其身吾婦曰事

君之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輿皆非昔比未幾彼乘虛拔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癬挈二子轉徙舟艤古渝則疾不可為矣時紹定五年正月甲午也年六十有四嗚呼榖不同室殯不褰肂葬不臨穴而又不得公之文琢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魂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憮然曰中庸以詩樂爾妻孥為率性脩道之端大學以詩宜其家人為脩齊治平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胥慶為樂而采薇出車杕杜三

詩序情憫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啓居者雖以天子之
將帥乘戎車駕四牡與征夫隸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
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之不淑予何敢固謝按狀
恭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若于沔不得與於哭泣之哀
之死猶流涕道之不懈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賓祭法
度森肅艱險畢嘗教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在
列閭閻以和圭夫 闕 年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
判官珖夫時監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時銪

補將仕郎孫女二長許嫁晉原錢某銘曰

天不靖周蜀禍孔稠英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作之逑宗牖奠酬賓筵饋羞深方淺游不遺侯憂侯駕伐收長途孔脩夫人奚鄄淒其歸丘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衰其考君行實一錄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繄父兄之教以齒于士賓于鄉升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年之是懼

萬里馳歸而上堂無父焉者褰肂以哭吾父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為前人光無以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辭曰詹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襄父事以慰母心雖然何以贈我予亦為之泣下

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九世祖别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為丹稜人曾祖仁仲祖隲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毋臣革之子鼎臣博習士也為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任于是邦因内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口誦手鈔尤殫思於音切句股之學既為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暮夕順適無違父以賓朋詠觴為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貸貲以為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聘惟欲

無所於吝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宫君又敬聽之教
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乃即安夙
興庭户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使君内雄過
之喜曰吾家久閼弗耀我强自立懼亡以繼也叔父義
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安之與從子圖南聯
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員不欲去親側君勉
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歸也
見父于家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封迪功郎致仕卒

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申享年六十塴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綦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之善字子見為父營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已亥也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内外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横石之原孰知其兄得年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

嗚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而不年宜其情之盡而涕之漣是為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予迎婦成都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矩度其家子廣心字德克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往哲吾以子妻之非若世之繫援高門也將俾女曹覲善刑德焉德克服父訓唯恪敏學馴行有聞于薦紳間雖然予猶未之深知也德克凡再丞縣久宦弗遂予甚念之將為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季允憙自潼川移常德予代為守新故侯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為射洪令子為我舉之

子之婦黨杜某則予不敢遺遂以薦書一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子以吾名改畀中江丞予為德克言德克艴然曰然則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况子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廉貪而涖官之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為謀我不敢膺受至是予始知德克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克少鞠於母黨八歲而歸逮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歡心劉文節公之妻李與吾外姑昆弟也德克早親文節

之教氣質以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染濡鄉趨近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盧山縣酒務轉為依政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永康軍未上丁母憂未除喪紹定五年三月已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嗚呼德克而止於是耶初仕盧山輸負課於期年部使者才之檄攝隆州鹽官逷𢿱室滲井坎沛然在依政郡使輔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土門堰官吝於費歲輒壞德

克賦丈庀役人利滙輸在中江捐奉泉治官舍以奉母攝令鹽亭以治稱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懋之留以自助讞議不問其長榷鹽法不盡利掌米廩不求贏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號難治輸負課為緡十萬有奇增楹以築繩橋民不病涉至是仕二十年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田畝不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矜之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徙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遜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

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夫知威州先母導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為姑姪知懷安軍嘉禾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克父祖皆無恙三世一堂安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没安人哭之慟繼以毀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年四十有九德克哭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年予歸自靖道成都弔之恠其神離而形瘠為留數日乃别抵里閈則德克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温直道直中

直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增初為直柔後孫女一直温兄弟十六年十月甲申奉德克與安人之喪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啬其齡而扼其驅輻有所制豈亶然乎

故祕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子長趙全道

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叅知政事李季章璧薦士二十以
實其處而名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
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
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真天
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畧曰陛下之所謂原者
皆為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之内抑
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
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

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為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為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為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脩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剖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

徹何物強寇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驚百姓歲輸贍軍近貳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内郡廪庾取之無鏹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奇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寇盜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

之地以為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為雨暘雨暘結為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為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為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

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已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面對有仰觀俯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外憂難置卒人所難言予嘗妄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喑啞小

官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鑠盡矣而嘉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嘉定之初則末戾之民尚有夷届乎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為代居數年公卒予再任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予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遑也猷子請不已則為誌其事曰公字子和張氏其先自文紀葬武陽至唐大中有名祺者徙

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授祖浚早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丘氏俱贈宜人公生九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判瀘州名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擢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祕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蹄

年復原官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以卒公自幼藻勵名行不為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𢆯從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為多出語輒驚人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國家大恥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宫外戚閹寺朋黨而外患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已而後可以觸一人進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責之有司

第其文為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籍籍薦紳間
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木馬之水以溉民
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羣秀民而教以禮節
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萃財賦源流為八十一門門各
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
之令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留意公養士之升堂者每
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獻公四勿箴為勸不專勵以
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劇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

如奉上帝克已如克勍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餧狼雨暘少愆詣社稷請禱必躬必誠在瀘會賊曦為亂公思所以拒偽帥主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太常丞秘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已所難受者皆為上精言之逮使梓部哀矜審克至論決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亟請于朝匄度僧牒以為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於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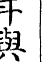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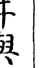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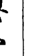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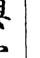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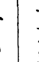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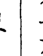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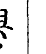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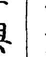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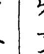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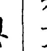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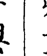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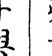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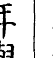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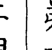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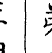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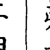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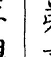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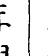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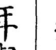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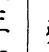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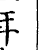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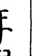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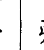
例遣而部運官吏為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然里居數年公不復斯世志矣元配李氏通直郎瓌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端老持子瀰覺驥子二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楊宖之存老端老驥子先天持子瀰覺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子也命之曰猷子王

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為後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為鄉清陽仟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仟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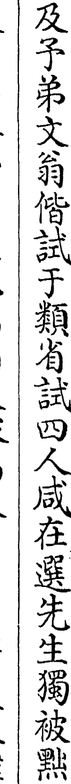
磊磊乎德而度也犖犖乎忱而裕也滋滋乎善之慕也顓顓乎守之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還也絀信安於所遇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往往貫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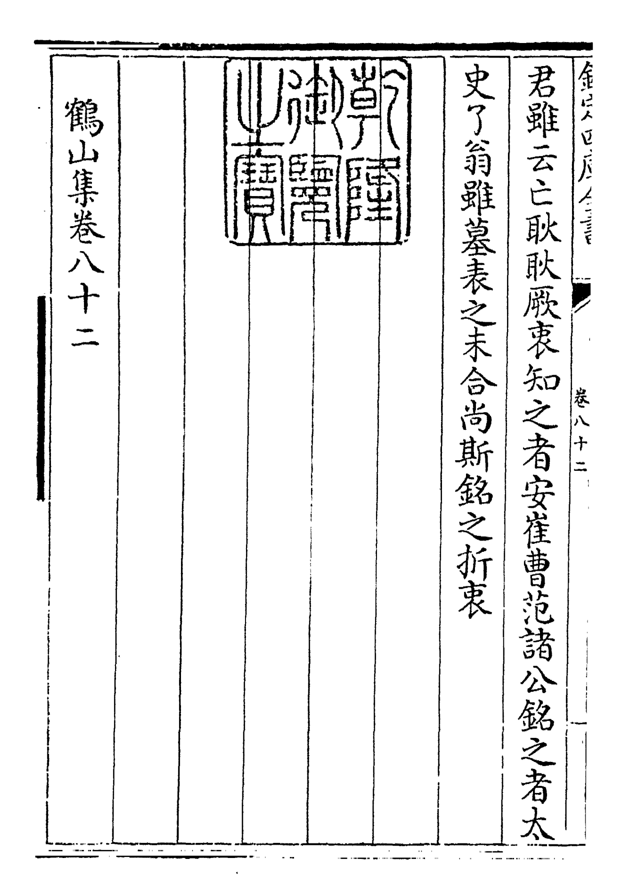
淹該引筆書紙或為人稱誦然不必盡協古人榘矱也年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語輒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予益慊然自愧慶元五年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餘年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年先生以詞賦舉于鄉嘉定四年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譙仲父仲午賀春卿東寅及予弟文翁偕試于類省試四人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年與予同産兄高南叔稼西叔崇周宗澤巖舉韓



子獻季壬四人偕試又獨遺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
命實有制焉又三年當嘉定九年始見錄于有司明年
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簿每謂官無畀皆足以行己爲
簿正則稽民版柅吏姦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
雒縣丞則審券劑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槩量削贏
餘所居見稱廉平嗜講學雖事劇不廢紬繹嗜儲書雖
家貧必畜經史爲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黄諷詠
弗置尤善茗飲不以酒亂德予自潼川召爲郎從得先

生書貧堅老壯將歸就而正焉而先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實寶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缺

威聲憯乎北塞信惠行乎南邦未究厥施賫志永終偉好謙之承考將祔葬于漢中而外師進取傷其丘封乃端平之夘月穸安樂之丙峯日值壬申嵗陽閼逢嗚呼



君雖云亡耿耿厥衷知之者安崔曹范諸公銘之者太
史了翁雖墓表之未合尚斯銘之折衷

鶴山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

鶴山集卷八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墳墓誌銘

寶慶初元予以言事遷靖建士江叔文為永平守叔文從吾友真希元游最久聞見熏蒸貌肅而氣和孳孳然惟講學是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家帥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閒其綏御内外一境清

晏盆信希元不茍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為經理其喪請以歸厥明年其孤燧等以汀州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于行都嗚呼饕吏朘民豐己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秉一章廉而靜明而不茍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諱塤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灝朝散大夫知南康軍祖臯廸功郎藤州岑溪令贈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刱義莊闢塾延師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絶出

流輩游庠序卓𠪚有聲兩舉于鄉一舉于大學嘉定元
年希元以博士校禮部試得其文視知貢舉倪尚書思
嘉其有憂世志擢第授廸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
海寇出没帥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
擒其黠者餘黨悉遁任滿關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
參軍郡守問以綏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再三奇之
命攝僉書判官事有淫祠號剗平王巫祝憑附至用人
于廟叔文請焚祠毁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

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執憲明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競舉之改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縣故僻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獠無所赴訴而藉丙之詞以聲甲之罪其事曰準擊（口弔切旁擊曰擊）其牘曰木契甲雖不得免丙則寃矣叔文彊以王法因告部刺史憲其禁永平當滿予惜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

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
希元希元為序諗之大畧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
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推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
而治南平斯可矣若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興
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變蠻而華也
今之吏細者為蝨為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為猰貐為鑿
齒以血人之顱以刼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羣然喪
其樂生之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驅民而寇也以

中國之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寇亦何恠其民之寇哉叔文聞其說既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爲吏者公嘗條五事以聞上極陳邊障空乏不宜視内郡科調而於支移之虚名論建尤悉大抵如軍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抽忠州博馬鹽給賞茶恭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期會惟大寧鹽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餘所陳皆居郡

日熟察民隱可為永利者蜀帥上其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報可疾不可為矣實紹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宜人子男六人登寶慶二年進士為從事郎汀州軍事判官鈇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鎔紹定五年進士銖貢于鄉錝錡未仕女三人諸孤卜以端平二年十有一月甲子奉喪窆于建陽縣西臺山之原

嗚呼以身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貪競

成俗驅龍蛇以賊吾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境行乎殊隣葢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心昭昭知江氏之世有人也是為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恵愛心實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甿曾未期年已見成效葢承貪虐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又十有餘年君再轉而丞吾州予返自南遷君辱臨焉里之父兄子弟又

能道其調護火井夷情予益知子先之行浮于詞也言
于制置使李季允䕶辟知巴州予守瀘而君寓是邦又
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爽伉髮目烱
烱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
强兄弟十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予承詔入覲道
瀘而南強南金乞銘謝未遑也行李追至京請益力予
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衮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禄大
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于蜀曾祖拱忠翊郎祖

揚修武郎徙名數于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
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
而就傅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
賓貢舉慶元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究心職
業刑獄使者王勲廉知之會寧囚斃于圄者多檄君換
理曹臨鞫得實使者交舉之調榮德縣令名實廉勤朝
夕服念公井鹽為吏刻減行旅不通則抑遏豪民檢柅
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潼川府録事叅軍

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凡被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害
相誣君白府請俟訊爰得實乃辟民用弗冤復調夾江
縣令安沂公丙宣撫全蜀有嫠婦挾公書以求直而婦
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以為忤也改
宣教郎知涪城縣事勸人以救饑編竹以楗水民用奠
居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鹽糴米久之而弗給鹽更以
免役錢之半米既入而役錢之斂如故君受臺檄覆視
請併以夏秋役錢對給且減鹽糴十之三著為定式再

通判邛州㑹雅邉有警帥閫遣君閲闗隘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械縣獄廩粮尉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悉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輭不才與吏為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為號健決有能往往敖狠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飭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没是可悲也娶楊氏勾龍氏先氏皆

贈宜人子男三人南强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

君致仕恩補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

曰

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虔恂恂兮呐呐兮如不能言所

居而稱焉已矣乎常子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黄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辱先生之知

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紹定元

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醮子而遣叔舅叙州使君賔逺以
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令年年二十有七有娠尋感疾
以歿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嗚呼痛哉純母哭之
慟曰爾之柔順端静不妄言笑自為我家婦七年之間
以爾庶姑與爾母之喪縗衣佐餕曾不再歳爾乃疾病
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為我哀越五日壬申先生亦以
辭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歳又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
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誣盡白方以郡紱起家夫子

有聲士林亦將簿正成都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遇此不淑其何以為懷也之純痛惟婦忝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忝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忝乃有如祝辭者令命詢于著龜將以端平二年八月甲子葬于闕鄉闕里闕山伯舅肯賜之銘昔柳氏之小姪尚託柳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為婦之年又不為小不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為之銘曰

喪父景翁喪母李氏敘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名窆不爾視爾舅伯恭爾夫不已求我銘竄予尚忍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隧

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幕府與郭君幼才為僚暨守眉幼才為青神宰戢姦弭訟崇學勵俗有治理聲予嘗以陞陟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予為言君之才開明彊濟

往往精練少年所不及況西川為西南劇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後九年予論事南遷君固無恙也又二年歸自瀘其孤允文墨經過予視以郭方叔黄中之狀為艴然以駭其畧曰公諱叔誼幼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王後有諱及者為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再為御史中丞葬縣之靈谿鄉墓至今存曾王考簡修妣宇文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沖寂

居士以孝友文學聞于鄉娶宇文氏生四子君為仲庶
母史宜人出也大夫無子取君為後氣禀凝重七歲彊
記過人十二能屬文幼失庶母至喪沖寂執喪哀甚已
而所後父母即世公惸惸自立與羣從刻苦自勵有聲在
庠序間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熙
三年再舉中類省試宇文夫人卒服心喪慶元元年始
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
事葢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禄處之晏如始仕如素

宦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猝至問歲出納幾何同列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指畫口喻會計立就使者奇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鑿過舊引對抄吏雖知有鍥簿銷蝕之弊畏上官屏氣不吐公曰不言為愧言為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退又白之餉所令下果結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嚮嫌去兩易漢州綿竹主簿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政事李公壁為守檄攝理掾事有盤錯輒引與謀議讞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

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榷酤以逺利攷覈簿書分泒銷注以杜重催豫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訪立為剖決獄無滞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攝郡事節費助邊為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機宜文字修城堞積倉斛復養濟院皆與有勞會巴有劇盜大為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盜賊屏息潰卒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巴境用寧虜人以其羨二百石獻于州公即以實常平之虛數絶饋獻希宴

遊不飾廚湢考試類省祟雅黜浮四年不代有懷歸意會得怔忡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徜徉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八日也年七十有九自號肖舟老人築室藏萬卷書皆手自校讎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藁二十卷理學語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温公通鑑評三卷藏于家元配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卒繼室費氏封宜人亦先三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將仕郎允文允

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長適貢士費伯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稅費伯英内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于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祔君氣雖勁而心則厚事親居喪鄉黨有聞推田廬以畀同産弟所至與俱易職田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苟同雖壓以達官貴人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為勢屈人咸以執拗目之不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間雖曰厚薄殊稟剛柔異質然陽勝

者多勁直陰柔者多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茍容氣使莫敢異辭維梁丘據之可否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銘曰
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其止若休靈谿之幽我銘孔昭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予自幼與内外羣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生遊蚤飛而興日三商而罷夜窓滓漏下二十刻受館十餘年猶一

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析圭符節者相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名余玷選中將朝公之子行狀公之行謁銘余方抱空而前志慮紛棼引筆遄閣則又念末俗涼菲師道浸微於德稱先生之葬能不慨然迺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該父師望皆潛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也未丱卓犖不凡母疾方革

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
生事死葬惟禮之遵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
寒不間早有聲庠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為多士式平
生斥攘釋老之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歎老嗟貧者公
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脩身
以見於世可也奚其憂其受産則辭腴取瘠其約已則
賙貧折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亡是豈無見而
能爾者所為文早歲富贍晚造清遒試有司弗合浮湛

閭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
程督年缺 得疾謝醫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師友
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
書數朝省暮習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有畔所以
習德輔性為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用人無復有
入學之次而況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估眾訓故名物
度數為不足學襲汚踵陋架虛鑿空苟能篡纂為詞章以
欺凡有司給取聲利以駭庸夫孺子則舉世譁然師之

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歎云德稱娶王氏以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二人適張某高某孫男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窆於縣之正本里兑山之原銘曰

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程叔運掌墓誌銘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予校士
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明年射策廷中
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
策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不佞訪洪公咨夔於
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
今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内
而乘輿宫壼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宦寺外而山東邊防
和戰利害鑿鑿牙頰間舜俞為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

又為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予為書之且賦詩以遣之予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調巴州教授予方期之以遠則聞死于寓廨矣實紹定六年七月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二年三月七日葬于雲歸山故居之北泣而前曰吾父易簀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其哀矜而賜之予不忍辭也叔運諱掌程氏系出武昌世家丹稜曾王考諾王考炎以孝友聞令以

名堂考士龍鄉貢進士子嘗銘其墓妣褒忠史氏叔運
蚤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
為孀母養破窓敗壁紬繹編摩亹亹忘倦以是聲名籍
甚繼丁母史憂自喪至葬禮而度有姑歸歸江之應氏
貧不能窆求予言一舉四喪其後客遊梁洋始得諸公
貴人資之稍稍即故居增築歌哭有所歲時伏臘亦僅
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撤新官寺誘勸悍俗
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犒師于青城華

陽隆冬犯寒攀木緣磴遍歷山寨盡革虛名占籍之弊令禮部尚書李公𡌴為四川制置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為有氣力者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及設施以死方叔運未仕時遍觀歷覽多所知識雖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予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無主鬯者謂犖州之師傷於不審謂靖康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予因奇之洋州太守程𠍶伯雄參謀制閫叔運論關表五

郡兵將之弊疏漕運便宜計關防利害程甚稱之令四
川制置趙敏若帥興元上𤼵憂十議曰議十八族議結
邊豪議守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趲
金州軍議糴夏熟議親僚友皆當時急務也類省程試
之文條餉所一嵗錢穀出入分晝區處有理此豈局於
舉子之科目者嗜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
通鑑本朝國史為文不求合程度不唾塵爛語嘗舉韓
秦故相之誤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為趙公所稱館遏甚

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編若干卷藏于家為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善攘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田數頃舉其租為義濟以惠貧弱為姑捐俸營田宅為湯藥之助為叔祖出繒以歸其已易之屋為鄉子弟之貧者資束脩以招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者過更而弗授印叔運平日負氣不肯為人低屈竟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予嘗反覆浩氣一章大率集義以為主不集則餒持志

以為帥不持則暴以叔運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以為聖門之高弟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頗欠時中彊矯磨礱晚果有功方以覘進學之候孰知其遂止於斯也娶蒲江譙氏生二子踏

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扼其逢十步九躓鬱鬱泉原含憤賫志爾藏既固尚輔于爾後嗣

鶴山集卷八十三

鶴山集卷八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余蚤識家侯文甫吉士也後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為人侯筮仕年已四十五練治於物情者已悉又世載清約視萬事退然如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亂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曦

檄及為侯記積善堂以為晝所當事而無計功𫉬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蒙恩歸自靖則侯已卒厥子寅翁以葬告累其行請銘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史方世濟休聞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姦臣杞出刺戎州自戎居眉族乃大方五傳曰季遵為導江令恥仕孟氏隱岷山之麓寶慶初錫號沖潔三傳為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生太中大夫定國歷懷安渠嘉

三郡守是為侯之高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哲宗朝
為尚書吏部郎中六持使節贈銀青光禄大夫祖彦知
資榮二州紹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名未造朝卒考鑄知
隆州贈宣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文甫其字也
為人篤謹端静自侯之高曾祖禰宰郡持節而家無厚
藏淳熙缺年貢于潼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
州石泉縣簿雅州司理參軍知潼川府缺縣通判叙州
知富順監丁内艱起知資彭普三州自始為吏已能為

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庠使學
者稽焉爲理官捐廩給以葺囹圄植庭楠以陰繫囚茶
馬使故入洪雅簿趙避贓幾萬緡侯直其枉使者皆盛
氣詬病不能屈也砦將誣兩平人爲蕃人盜邊者必寘
之死侯瞷其非請于郡貸之弗聽守既知其寃益重侯
侯終以鞅鞅鄞縣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虛正寢
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母積負三萬緡侯疏滯已責
未幾縣以治則又闢齋居以燕賓友甃經涂以利民旅

無復近世簡陋莽鹵之政敘州譯將言番人將以某日絕馬湖意不測及期而至人情恟動侯曰此譯所為耳名而令之曰一番人過江來乞汝首以殉譯𠷣命不遑而師息矣瀘廣劇賊羅從義為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沈黎以責後用侯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番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為改之侯之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叛侯憤惋至忘饔寢母問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作守城臣當死為母憂奈何母曰死城郭分

也非吾憂侯乃夜自為書告本道使者吏竊藁去侯不問馳使四出及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侯不為變曦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喪去官除喪宣撫使安公上富順抗偽事請知開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州宣諭使吳德夫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救目前而有二慮凶年糧不足則聚而逋掠者難制歲久長子孫則浮而驕脆者難用安公然

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遺資西門曰珠江侵齧城下侯捐錢千萬築五隄而北之又捐三百萬置鹵井歲收羨為修隄費劉文節公寔記之又捐二千萬有奇代民賦葺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朔月月半屬學士試藝優獎風厲歲大比得人為多置内江井增隸于學以養士資人謂侯三世守此土築世德堂為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識懷允之誠云耳守彭會慮真扺大安叛卒踐普遂赤白囊星火急而三邑期會弗應助邊犒師

之費凡五百有奇皆取諸節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
豪民匿税版民未就逮憑氣力越訴于監司以屈郡縣
侯辯折其姦使者不說捃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
後守普承兵火盜創殘之餘折嚚訟簡冗費代民輸者
又視資為羸學故有没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為盜謀
並縁宣撫司檄反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為盜地侯具本
末白宣撫使復歸于學後自普歸即謝事里居聽聰視
明神正志彊婚友往來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復

遷曰吾仕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足矣十九年三
遇異霈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遷嘗請諸朝以遂
其先人弗許事孫淑人極其孝敬僕雖不以吏能名而
治劇邑宰彫郡未嘗如今人皇皇求利於榷酤米粟之
征卒能興仆補滯去之日必裕於始至又能推有餘以
為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為主温敝甘糲大行不加族燕
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燬於火脫轄為斂居
廟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廬歲視租之入盛暑祁

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
號良吏居鄉稱善人是宜壽考康寧膺受遐福或謂侯
嘗昧旦見天上宫闕隱有朱書壽圃二字為侯上壽之
證是誕漫之說不於其本焉求之書曰天壽平格彼動
於怪神者安知此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
善坊之里第年八十有七元配丹稜史氏故夔州路安
撫司凖備差遣壽朋之子繼室戭眉楊氏林氏贈封安
人二男子羔先卒寅翁前修職郎綿州録事參軍二女

子長適從事郎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郎邛州大邑縣丞虞珏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縣李温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雙榮雙頂女孫三葬以六年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祔于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内諸儒先每見昔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為可繼可傳今之君子少有才智則勢相憑利相誘得之不翅秒忽厥喪固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豪駿不疑於行此余於侯

之葬深嘉屢歎之而系之銘曰

成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浚明載祀綿歷下逮春秋曰
德匪才字聚則裕汰惕則戕人之一心與天地貫盛窮
壽短非可智算家俟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
儲彼巧捷者則殆且厄謂予不信於俟是式

學究焦君巽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為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為之
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幕府遂良之考君誠父袖文

過我端厚質實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君以糸舉恩為
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家子自華言行克肖亡何
蜀之士仕王朝者自費蜀公士寅以下招其來授學究
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户參軍未拜書卒于逆旅自華
與其弟遂良舁其喪以歸令三十餘年雖自華行營宅
兆奪於巫史奇袤之說不克葬而卒卒之明年遂良始
得卜于古賢鄉之坤山得日于明年八月甲子嗚呼古
之喪者日月有時丘封有度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

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親附棺之物神明乎致生致死之分孜孜焉是之究圖耳爰自青囊之說行至有没齒而不能擀其親者桑門之供盛民有蕩產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始識予與予之聞君之名予時冠婚未久也今既踰中身冉冉老矣而君之殯肂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又不得于銘則齎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予不敢辭君諱巽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大父晟大父松父昌彦官從政郎取藺氏生二

男子君其仲也蚤明悟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于
禮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子有詩總有易原有
曾子解宣城孟誠之綸久仕于蜀得君于劉文節公宰
藩持節必招之與俱主賓欵懌凡可以進賢揚善伸達
幽枉者未嘗隱情惜己也畜厚思渾有志當世伯氏卒
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為治喪恤孤以承考志
里有矜寡鰥尫死喪之事率畫分為之吉月會同宗同
族族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縣庠湫隘不可居合鄉人新

之其所為皆足以善後元配單氏繼室以楊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于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屬歲校鄉登其書鄉治既廢科目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弊間亦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衆賓之席亦於君避天道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夢矣匪終夢夢爾子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銘

予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為中江縣尉恂恂守道言吶吶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尚疑其重遲也又明年春三月某以君命名上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民失火屋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火所焮隨宜翦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顏行拔藩撤屋不移瞬而火熄厥明予拊而勞之曰尉不當如是邪尉歛板百寮底誠畀且賤矣然近民莫尉若也譏盜訊囚追亡擿伏始於不謹禍且蔓延亦猶救焚不務遏截炎炎孰禦予於是始

信知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上其姓名於朝祥刑使者應君懋之茶馬使者鄒君孟卿聞之競薦其才乃以功令關陞從事郎十七年調華陽丞予既召入為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者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得罪屏之南州聲跡蔓絕予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年十一月甲子哀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子不由左右之容維子之故歷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

令不得子銘無以逭不仁不明之責予瞿然問故則寶
慶元年七月十三日殞于風淫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
明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為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
進士第調中江尉潰卒薄近境人情洶洶明父程督守
禦人恃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閫飯飢藥疾至捐俸以
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閬中簿正為字其孤恤
其家府尹李公𡌥風力峻厲明父詣府白事為康色顧
之屬之城築屬之糴廩郡有疑獄累歲不能决刑獄使

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辨因賴以活自是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賦以應期會憲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違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命則植縣綱擿吏姦為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逋租者不浹旬而令行財裕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今工部侍郎黄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為西南劇晝理邑事夜覈訟牒剸撥中理吏畏民安黄公才之學校之校比河渠之畚築將士之廩給征

商之撿抳悉以付之或嘲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莫非學也鄆令久虛又俾攝事縣以大治旣復而又攝去之日鄆人繪而祀之華陽考滿黃公惜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圮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為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惰之別皆籍而記之黃公勞之為請于朝自官吏至役徒悉增其廩給職業用勸國無乏用實昉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為

章句習佔畢不知無事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世
居新都之彌牟其家彭之濛陽自王父始鄧氏系出東
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右為多今成都雙流新都
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況登紹興十
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奏辟通判潼川府未朞
卒于官父森妣王氏生二子明父其季也生有令姿方
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刲股和藥親疾少差既卒
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得其懽心事庶母宋

夫人惟謹既壯兄弟相依兄嫂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為之服或以無服靳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起乎鄧之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賻其喪世絶者命之後女笄者釐其聘親黨有札喪之事必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為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孺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令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

古之所謂學以明德而美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民散則嗟畀而居下惡囂而欲贏以予觀於明父事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道漢嘉李君伯言合其昆弟之子與戚姻黨里置酒送迎君在羣從歸然獨存於是生七十五年矣風采精贍論議娓娓心竊異之别僅旬時孤當楫當煒以狀告窆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聲李氏自唐

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熈寧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徙嘉生二子曰昌鄂官至朝奉郎知洋州贈通奉大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王氏贈淑人生四子君在第三諱駿莊重好脩自同儒素凡再舉禮部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門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

始女曹勉之初調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差役曲
當民情前諫議大夫傅公伯成為詳刑使者知而舉之
再調重慶府巴縣令峽俗囂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
巫左道惑衆寘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游忠
公仲鴻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欲爰訊鞫之不辜
率以屬公見稱明辨尋改宣教郎知濛陽縣州以積負
逮吏無虛日君白守定會期公私胥便堋口水灌輸民
田歲以首春為坊縣之工材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通

判遂寧府皆大郡開決敏明吏重足立無敢慢在漢嘗攝石泉在遂嘗攝宕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大修學宮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振凶掩骼知普州如治三郡屬有疆事軍潰入境所過殘掠君遣官諭告毋害我民資爾糧否則以三尺從事軍為斂戢差知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勵以詩書發身祿四千石秩元士澤二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築室曰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仕於外者歸省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

簀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丑也當楫以郊恩補官任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煒以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似孫儒林郎永康導江縣令高斯謀斯謀予之同産兄子也遺賀嘉定十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燮果再遇郊恩補官以慈明宫慶壽恩循從事郎孫女三人外孫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祔公風姿

頎然臨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耳濡目染食不兼味衣必澣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蔌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徙監政宣奢麗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

考蟬嫣載五百自華徙監奢侈君衣訓自程式老彌卲窮不戚豈其窮四千石官元士年八袠詒來世食豐積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

楊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為遂寧人大父恭惠公輔兄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於時人號五楊其後恭惠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媲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辜凡前日與侂胄論者以次名用恭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恭惠家嗣有翔早世以君為後萬里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仕恩補承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闕

也繼室以普慈杜氏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
夭本生母鄧氏太安人命龔祖為後授以恭惠餘澤遺
腹子曰昌祖九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
餘尚幼龔祖卜今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于長江縣馬觀
鄉坤山之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令式與龔祖以狀來
請銘誼不得辭銘曰
昭昭匪天厚其質而夭其年豐其行而嗇其傳雖然李
當戶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玄死者有知其無

憾於重泉

知威州禄君堅復墓誌銘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予時名對玉堂失權貴人意潼川禄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叔書來謁既亦以正論居末等予與之定交焉予既補外念薦賢所以報國壓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訟自守郡以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潼川子固為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問之不至者四人舉

之於子固之辭曰盡心職分不求人知人謂是舉也數
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其後俾攝遂寧學官
又其後守潼川除館延之益得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
為實録也禄本子姓以王父字為氏唐季曰宗憲始自
鳳翔徙名數于郪至本朝曰儒舉賢良方正科與眉山
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
贈朝奉郎居一生二子長曰東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
任治劇淳熙初知叙州南蠻抄境上帥師討定以功除

直祕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次曰櫄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累贈朝請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為太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舅氏傳堂先生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譽君行名軫潼之秀彦也金堂仲明舉以禮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溪食簿掾之禄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舉考及格關陞為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閫于蜀辟黔州

録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改尚書左銓注之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會有堂授者復來蓬谿凡九閲月又為人所先復堂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州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三人長男紹

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父於祕閣為諸孫季曰呂
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為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閻
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馬缺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
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
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
欲絶旨去甘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
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為之增減人言
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

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
賢相與已足為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
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
為叙其槩而銘之曰
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也而氣數之感遇廢興厚
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
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有政而扼于命之有制僅見于
三縣與三郡惟後人之紹開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

不與氣形俱為澌盡也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移書諗予曰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書靡不搜羅後谿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境首訪人物遂

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禺重為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詼辯諏經訂史援据蓬起坐為屈服予嘗詎之曰晏子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為下君其近諸則捧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為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額曰水竹庄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叔遠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

意子遷靖後温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收粹探深抉異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間為人言或口呿目瞪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領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斂華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真履實蹈庶不為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强别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

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叙州之遂寧曾大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楙之女繼室以錢氏二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堅石兄弟葬君于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之心也銘曰

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為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緼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曾謂科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峯凄其長終孰銘丘封太史了翁

鶴山集卷八十四